

扬州地区的民间故事、传说很多，流传很广，皮五辣子就是其中之一。30年前的一天，我路过扬州拜访好友刘鹏春，他住在扬州市木偶剧团宿舍，专门在家里设宴热情招待我。酒过三巡，我建议他写个反对不正之风的作品，塑造一个当代的皮五辣子。言者诚意，听者有心。一年之后，他果然写了一部全国获大奖的戏剧《皮九辣子》。著名诗人、剧作家刘鹏春是文艺创作的快手、高手，在全省堪称一流。他把民间故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了，我十分敬佩。我写此文前核实当年会面时的细节，他即用微信复我：“记仁兄一功，很想和你一见。今年必须。”我读后很感动。如今，高邮郭耀选的民间故事《笑林篝火》即将面世，虽然不能和刘鹏春的作品相提并论，但确实也是他多年来搜集素材、苦心创作的成果。78岁的民间文艺家的创作激情和奋斗精神同样值得我敬佩和感动。

郭耀选想让我为《笑林篝火》写个序言，请荣池同志转达了他的要求。为书作序，并无特定的规矩和套路。对于他的作品的成果与不足，由广大读者去评述，我只如如实介绍我和郭耀选交往的一些陈年旧事。

26年前的一天下午，郭耀选去南京办事，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他是从夫子庙步行到五台山的，很远的路程，走得满头大汗，对我说：“夫子庙人多太拥挤，一不小心，皮夹子被小偷搭走了，没钱打票回家了。”我连忙招呼他坐下，掏了钱递给他：“以后当心点就是了，你歇一会就去车站，别耽误回家。”他谢我，还说：“唉，大城市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公交车那么大，上面人又不多，再怎么招手也不肯停。小车不错，你站在路边，小车子主动停靠了过来。”我苦涩地笑了：“小车是出租车。大车是公交车，必须靠站台才能停车。”他一辈子住在离高邮城市较远且交通不便的小村庄，很少到大城市来。

我这几年常住高邮城区，专程去看望他。他家住在沿澄子河一段向北的澄潼河东侧的田肚子里，门口是一片农田。进了门，堂屋的柜子上贴着“文学创作室”的字样。大、小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杂志、报纸、稿件。室内无一现代化家具。高悬于梁上的叶式电风扇年久失修，热得我大汗淋漓。我问：“你老伴呢？”他说：“她过世了。”男子无女不成家，难怪房间里一地灰尘。郭耀选活着的心思似乎全部放在民间文艺创作上！他赠送我4本书：民间故事《打遍天下无敌手》、民间故事《巧姑娘》、微型小说《微笑的彩霞》、长篇民间故事《痴人说梦》。以上书籍分别由国家级和省级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捧出若干个本本，上面贴满了他发表的通

浓情端午，非遗赶集忙。在传统老行当展示区，总有一群人，驻足围在一位老人身边，观赏、拍摄他演示的铜瓷手艺。这位老人就是铜瓷传人顾永安。

在破裂的瓷器上，用铜子进行连合称为铜瓷。铜子是用金属（一般为铜、铁、铅）打制成的扁平的两脚钉，形状略似订书钉。瓷器中的碗、盘等日用品，因经常使用，时有破损，修补需求较大。以铜瓷为业的手艺人，民间直呼为“铜碗的”，又称为“铜匠”。

崇尚节俭，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器物即使破损，也不舍丢弃，加以修补，继续使用。大户人家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不例外。

铜瓷行业起源于何时，未加考证。但凡上了岁数的人，都还记住铜瓷手艺人的身影。他们总是挑着担子，一头是火炉子，一头是工具材料箱，一边走街串巷，一边吆喝“修缸补锅、铜瓷鍍子啦”。接到生意后，铜匠先把有裂纹的瓷器或瓷器的碎片拼接好，用细绳扎紧捆牢。拿起一根带有纹绳和弯弓的长杆，杆的下端镶嵌有金刚石的小尖钻，俗称“金刚钻”，手艺人则爱称为“天宝石”，与划玻璃用的金刚钻相比，细小了许多。钻头对准部位，铜匠一手稳稳地扶住钻头上方，一手缓缓拉动弯弓，长杆快速旋转，钻头与瓷器摩擦，发出“吱——咕——吱”的声响。人们常用的一句歇后语“金刚

乡间的小虫

□ 雪安理

耀选从小在东墩小学读书，毕业后务农，当过会计员、生产队长。18岁做公社业余教育辅导员。界首文化站站长郭云需要一个搞漫画的，他被招进文化站。22岁时，张轩中学缺教师，他经过3年函授自学，拿到了毕业证，当上了该校民办教师。后来，高邮县委副书记记申岳下乡考察，在他的具体关心下，转为正式教师。在学校里，耀选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时任高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召建农在一次会议上表扬说：“全县既搞通讯报道又搞创作的人，东有吕立中，西有郭耀选。”县领导的这句话让他高兴了几十年，也奋斗了几十年。

我曾在县文化馆工作，和耀选接触频繁。他勤奋创作，积极写稿的事迹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他极像乡间的小虫。

他像萤火虫。这一昆虫种类繁多，体形小，细长扁平，腹部末端下方有发光器。发光的机理是由于呼吸时称为“荧光素”的发光物质氧化所致，善于夜间活动。是啊，白天他和成千上万的农民融为一体，在光芒万丈的太阳照耀下，很难发现他的身影。夜晚，他挑灯夜战，把白天在稻田里、埂边上和群众交谈时搜集的民间笑话，凭记忆一一记录成文。他和那些带夜车水或在打谷场上的农夫一样，辛苦劳碌。他和他们的祖祖辈辈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地普通平凡，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但都像一只只萤火虫，闪闪发光的身躯和善良的灵魂，实实在在地美丽着肥沃的田野和绿色的乡村。

他像蚯蚓。高邮人叫蚯蚓为旱蛇。我以为，即使无毒的蛇也会咬人的，我真怀疑第一个称蚯蚓为旱蛇者别有用心。蚯蚓属环虫类，身多环节，穿地为穴，疏松泥土，有益农事。他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令人同情和赞赏。

我把郭耀选比喻成乡间的小虫，绝无贬义。郭先生像萤火虫，绝不像蝗虫！蝗虫糟蹋庄稼，破坏生态，作恶多端。他退休后以微薄的收入，自费出版民间故事《笑林篝火》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民间文艺创作执着的追求和热爱。

郭耀选像蚯蚓，几十年来默默地在泥土内耕耘，在泥土中落户，承受阴暗潮湿之苦，为繁荣民间文艺创作，终于又有了新的收获，可喜可贺！

铜瓷

□ 雍有铭

钻——自顾自”便来源于此。全神贯注的铜匠，在裂缝两边间隔钻出两排对称的小凹坑，只能钻到瓷器厚度的一半，不可钻透。然后将铜子一个个轻轻地骑缝敲进小凹坑，裂缝便被铜子抓紧钉牢。最后还在裂缝片以及每个铜子周边，填抹上半干半湿的泥状物，对外声称叫碗瓷灰，实际上是用石灰调成的。最能体现铜匠精到技艺的要数补瓷了。所谓补瓷，是指瓷器的碎片已经缺失，铜匠需另寻相当的瓷片，加以修整，将缺处补齐。修整后的瓷片，与瓷器缺少的部位，不仅形状大小相等，而且拼接后要严丝合缝，否则，铜瓷的后续工序无法进行。铜瓷也有“验收”标准：被铜的瓷器铜瓷美观牢固，铜瓷滴水不漏，马上可以使用。这就是铜匠的功夫。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铜匠的手艺实属不易。

八十八岁的顾老，生有两儿两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去上海谋生，秋去春回。铜瓷都按铜子收取工钱，他使用的铅质铜子，均由自己打制，一个铜子两三分钱，铜一件瓷器收取角把钱。用上的铜子再多，最高也不能超过瓷器的半价，否则人家就买新的了。辛苦忙一天，收入并不高，少则七八角钱，多则块把两块钱，但比在家乡好多了。即使这样，让他花八分钱吃碗面，也得掂量半天。毕竟是小手艺，铜匠发不了财，只能养家糊口。

顾老长期生活在东墩吴围村（现为清潭二组）。该村以铜瓷为业的人家很多，顾姓的就有四户。随着时光的流逝，铜瓷手艺人相继走完自己的一生，现在仅剩顾老能为我们演示即将失传烟没的铜瓷技艺了。

讯、诗歌、曲艺、漫画、民间故事等各类文艺作品足有千篇，这一系列创作成果得到了省民间文艺“祖师爷”马春阳的赞扬。交谈中，他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里，又亢奋在我赞叹他的喜悦中。

江南调六首

□ 陈友兴

其一
邮师好，漫步南石桥。双塔雄峙映寒泉，魁星高踞欲凌霄。仙踪溯南朝。

其二
邮师好，恢复堪元祐。数引名家思成梁，文选高才期绍裘。华章正锦绣。

别了，曾经辉煌的“邮师”

□ 张树生

两年前的初夏，名称一改再改的高邮师范（不管如何变化，人们总呢称之为“邮师”），离开扎根办学40余年的高邮城，迁入扬州市内其所属的扬州职业大学。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邮师复办不久，我来到这所小小的中等师范教书谋食。来时年纪轻轻，未至三十而立，而今已近七十古稀矣。有如伫立于校园内那两株枝丫参天的百年银杏，我清楚地目击40年来邮师在自己的教育园地里留下的日月风雨印记。面对曾经创造出教育辉煌的邮师走进历史，我一个为邮师教育建设洒过汗水的邮师老人，追昔抚今，个中的滋味种种，会聚心头，一时难以言说……

社会要改变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师范教育的发展。1972年，决定在原址恢复已关门十年的邮师。新生的邮师挤进原址已为普通中学校内时，普中让出一半的范围，方圆仅30余亩；新校牌不惹人注意地挂在普中大门的一侧。复校之初，办学条件寒碜：教师的办公用房、师生的生活住所，老旧简易；操场小，只能安排200米的环形跑道；某些学科应有的实验室、标本室等必备的教学设施，一概阙如。抢眼的，莫过教学区内建于解放初年的两排距离间隔很大的平房，每排五个教室，一色的青砖青瓦，厚实端庄，质量不错。妆点平房之间宽敞空地的，不是如茵的草坪，不是斗妍的花木，而是主角四季变换、吐露浓郁田园气息的农家菜蔬。校区的主要路径都不宽，仅能通过一辆小板车，路面以青砖竖砌铺就——每当春雨飘洒之后，无名的小草小花便匆忙地钻出砖间的缝隙，散漫、自由地为青砖地毯点缀上不起眼的诱人春色。

教育环境如此简陋，如何办学？俗话说，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曾在部队从事过文艺宣传的复办邮师的当家人，时当壮年，事业心强，瞅准了组建一支由良师构成的教育队伍是办好邮师的关键。于是，他利用自身转业于教育行政管理所积累的人脉以及当时特殊社会背景所提供的可能，从农村底层请来由南京扬州泰州等地名校下放劳动、被视为“臭老九”的教育行家，从中学一线挖来口碑不错的教学能手，从经过培养的“老三届”知青中挑出德才兼备的育人精兵。值得一提的，当家人知道就读武汉大学时便以万言诗歌评论发表于《人民文学》而闻名全国的诗评家叶橹先生“右派”改正后，千方百计地找到他的真实姓名、找到他在高邮的具体下落，解决他的实际生活困难，让在“炼狱”苟全性命廿年之久的他抖落身上厚积的灰尘，走上邮师讲风，重新喷吐才智、发光发热。一时间，教育人才风云际会，荟萃邮师，邮师的师范教育红红火火。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折腾的“文革”结束，社会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健康轨道，国家把77级78级、每级200名包含文理艺三个专业的中学师资班的培养任务交给邮师。挂着中师招牌干起大学教育的邮师，没有胃口滞胀、消化不良——神奇得很，马上适应了升级办学的要求，课程设置迅捷实现专业化的转型，教学内容迅捷与专科水准对接。两届师资班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社会转折时期负发邮师的学子，为十年文革积压下来的人才，对邮师的两年大专教育，他们感到满意，评价不低。邮师教育的精品美誉由此飞向社会。

以著名特级教师金成梁先生、著名诗评家叶橹先生为代表的名师，实际教学中没有墨守教材、墨守教参而照本宣科的“匠气”。他们在邮师校园内身体力行地推行“科研治教”的理念，主张教育者要练写作内行，教学要与研究紧密结合，其研究成果纷纷亮相于国内知名报刊——因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邮师的教研风气和教育走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邮师“半亩方塘”的有限天地，在金、叶二先生独有的“天光云影”的“徘徊”下，涌现出邮师历史难忘的“大学气象”。

——邮师校园内教研活动频繁，学术研究的味

其三
邮师好，旧城读书处。斗大一州小齐鲁，方寸天地称学府。名师出高徒。

其四
邮师好，学中可作家。东园西寺读书台，南腔北调学问家。大家与名家。

其五
邮师好，诗书济世长。学富五车田家子，满腹经纶读书郎。盛名天下扬。

其六
邮师好，读书算种田。前观百岁古银杏，后育万顷新桃林。能不忆当年。

道浓厚。以师生为主体的专题演讲会、主题研讨会、读书报告会等，成了邮师教学“主食”不可或缺的“副食”。有关它们的海报，隔三差五地出现于学校大门内的瞩目处，是邮师校园靓丽、动人的风景。短篇小说大师汪曾祺专题演说中，他那关于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识见，像不灭的星光闪烁在邮师师生的写作天空。扬州大学著名教授曾华鹏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旨的精彩讲座，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赢得邮师师生雷鸣般的掌声。著名作家叶兆言、苏童等人的美妙创作谈在邮师师生的心坎上淙淙地流淌。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走进邮师师生的心灵畅言写作新诗的甘苦。甚至国内著名期刊《文学评论》的主编们，也从京师来到地处偏远小城的邮师漫步徜徉，呼吸品尝校园内沁人心脾的研究气氛……

——邮师校园内从文史地到音体美诸学科的老师，并不满足于一般性地完成教学任务，几乎人人苦练写作内功，把教学与教研、科研结合起来，围绕教学寻找个性的研究课题，在自己的教学领域中开辟研究的新天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宛如百花盛开，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国内不同层级的知名或著名的报刊上。据统计，截至1998年10月，邮师教师在全国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1200余篇。邮师教研、科研之树，枝繁叶茂，一派欣欣向荣。

——邮师校园的管理者，时时铭记打造善教会写的教师队伍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努力做好教育的“后勤部长”。那时，他们把除了满足“吃饭”外所剩无几的金贵的办学经费用在刀口上。手头再紧，都把安排好校内外的各项教学教研活动放在管理工作的首位；钱袋再瘪，也不忘把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送往高校深造——一句话，把钱砸向“科研兴校”最需要的地方。

教师为本、苦练内功、科研兴校的教育理念，有如灿烂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哺育着邮师健康成长。从复校之初到本世纪初，邮师仅仅70有余的教学人员中先后走出5名特级教师、1名教授，其中2人荣获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一等奖。作为培养“灵魂工程师”摇篮的邮师，30年来，不仅有质量地输送出一批批顶用的教学人才、教育管理人才，支撑起里下河地区基础教育的大厦——其翘楚者成长为高等学校的教授，有30多人在一线的教学风雨中打磨成特级教师；而且孕育出知名于全国的高品质专家，如文学评论家王干费振钟、漫画家陈景国、书法家朱天曙等。小小的邮师犹如出墙的一枝红杏，知名于全省中师界，知名于全国中师界。教育同行们简洁、鲜明地称邮师所走的教育之路曰“高邮师范现象”。

年暮者是容易怀旧的。梅雨季节的一个黄昏，太阳从云层中露出半个脸儿，天气难得放晴，我独自走进人去校空的邮师。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硬件条件标准化建设而范围加倍扩大、面貌宛底翻新的校园景观，依然美丽。只是美得有些空洞，美得有些冷清，美得有些凄凉。树立在紧闭校门内、寓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围成一圈的12根10米高的金黄色圆柱，个个一脸茫然，没了往昔的精气神，仿佛抽去了邮师之魂。由汪曾祺先生书写“钟灵”“毓秀”“行知”名字、连廊相接的三座教学楼，空空如也，再无师范生青春饱满的朗朗书声，钟灵毓秀的赞化功能顿然远去；周遭浓荫匝地的葳蕤树木，放大了隐含其中的空旷、寂寞、冷落。校园东北角的花木苗圃，日久荒芜，藤蔓疯长，倏然瞥见一两只黄鹂钻出厚实、蓬生的灌木丛，来到附近的草坪上神情悠闲地觅食、嬉戏。曾经喜阅邮师教育春色、沐浴邮师教育辉煌的两株百年银杏，在苍茫的暮色中似乎黯然神伤，深情地怀念邮师，也在为邮师的逝去而慨叹、惋惜、伤感不已……

像邮师这样在实际办学中锤炼出自己教育品格的名校，却在大学普遍“摊饼式”“做大”而无个性特色的发展浪潮中被人多地“吃掉”，宜乎不宜乎，幸乎不幸乎，令人陷入经久的回想与不息的思考之中……

别了，曾经辉煌的邮师！